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抗抗散文

◎地下森林断想◎雄鸡◎峨眉山启示录◎大江逆行◎嘎仙洞探奇◎瘦马山房梦游◎夜航船◎罗夫坎之融◎柏林墙消失◎埃菲尔铁塔沉思◎故乡在远方◎窗前的树◎牡丹的拒绝◎我的节日◎稀粥南北味◎仰不愧于天◎老费的小屋◎沙之聚◎海市◎瞬息与永恒的舞蹈◎草原之路◎风过无痕◎无法抚慰的岁月◎汉语魔方◎同里之思◎雾天目的母亲◎天山向日葵◎红树林思絮◎女性文学中的性爱书写◎跛足巨人◎流连榴连◎逝去的书信◎写作的女人◎苏醒中的母亲◎他人◎清晨婆娑和月行◎杨公堤随想◎白色大鸟的故乡◎石砌的史书——阿斯哈图◎金上京镜像◎防风神祭◎西拉沐伦河漂流◎女儿湖隐喻◎骑兵军飓风◎五色城徽太阳岛◎「公民」从地震中走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抗抗散文/张抗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02-007471-6

I. 张…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749 号

责任编辑:张 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李 博

张抗抗散文

张抗抗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471-6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写作是一种个体劳动，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需要时时与人周旋。而且写作这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可以让我有无限度地一生。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心理空间，能让灵魂安放进去，任凭它颠簸、翻浪挤压，收缩舒展，然后破成语言的血浆，从笔端流出。写作让你自由，任你想象，是一条呼吸的通道。因为我总是不明白。对人、对己、对过去、对将来，我常常处于迷惘与徘徊之中，只好通过写作来慰藉自己。追问的答案不妙，人就坐落不下了，需要挣扎。这挣扎^{过程}就是解脱。艺术由此生出，人类的想像力是文学之母。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自二〇〇五年始,我们在此基础上先后选出四十二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二、三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八种,作为第四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6月

目 录

第一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地下森林断想	3
橄榄	8
峨眉山启示录	15
大江逆行	32
嘎仙洞探奇	40
幔亭山房梦游	43
夜航船	49
罗夫钦之巅	54
柏林墙消失	58
埃菲尔铁塔沉思	65

第二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故乡在远方	71
窗前的树	74
牡丹的拒绝	77
我的节日	81

稀粥南北味	89
仰不愧于天	95
老费的小屋	100
沙之聚	106
海市	109
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113
草原之路	118
风过无痕	120
无法抚慰的岁月	124
汉语魔方	128
同里之思	139
雾天目	143
天山向日葵	148
红树林思绪	152
女性文学中的性爱书写	155
跛足巨人	162
流连榴莲	168

第三辑 二十一世纪

逝去的书信	173
写作的女人	176
苏醒中的母亲	180
他人	
——SARS 前后	186
遗墨婆娑泪几行	193
杨公堤随想	201

白色大鸟的故乡	207
石砌的史书——阿斯哈图	215
金上京镜像	219
防风神茶	224
西拉沐伦河漂流	229
女儿湖隐喻	233
骑兵军飓风	237
五色城徽太阳岛	244
“公民”从地震中走来	252
天然夏威夷	259
感悟珍珠港	270
走过莺声地板	276

第 一 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地下森林断想

森林是雄伟壮丽的，遮天蔽日，浩瀚无垠。风来似一片绿色的海，夜静如一堵坚固的墙。那就是森林，地球尚未造就人类，却已经造就了它，植物世界骄傲的代表。

可是你，却为什么长在这里？长在这阴森森黑黝黝的幽深的峡谷。我寻找你，爬上了高高的山岭，穿过了长长的石洞。袅袅烟云在我身边飘浮，而你那充满生机的树梢，却刚够得着我的脚尖，不及山坡上小草儿高。你似乎深不见底，宽不可测，没有人见过你的全貌。虽然你拥有珍贵的树木，这大自然无价的财富，然而你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多么不公平啊，你这个世上罕见的地下森林。你从哪里飞来？你究竟遭受了什么不幸，以致你沉入这黑暗的深渊，熬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

那一定是遥远的年代了。那时候这里也许是一片芬芳的草地，也许是肥美的湖沼，美丽的大自然，万物鼎盛。可是突然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瞬息间改变了一切。狂风呼啸，气浪灼人，沙石飞腾，岩浆横溢，霎时天昏地暗，山崩地裂，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

人们不知道地球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或许仅仅是因为它喜欢运动。噤，听苍郁的巨木在风暴中咔咔折断，见地心的“热血”喷射上天，气势之宏伟壮观，连太阳都要肃然起敬。

然而它终于息怒了。于是一切都平静下来。平静了，草地变成了明镜似的湖，昔日的湖底成了奇形怪状的石山。它把岩

橄 榄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海 涅

那一片密集的橄榄树林，伫立在黄褐色的山坡上，树梢上似乎挂着几片低低的灰色浮云。虽值冬令，树叶儿仍是青苍葱郁。然而在那油绿的叶片背后，秋天的缀满了枝头的尖尖的小果，却早已被采摘得一干二净，连一颗也不曾剩下。它们真是一颗也不曾剩下么？我愿走遍这橄榄林来找到它们……可是，我知道，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说过他轻蹶的足音，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①。我到哪儿去寻觅他呢？实在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了啊！在我纷繁的记忆中，他很像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小溪流，隐没在遮天蔽日的林木深处，只在偶尔的一瞥中，能看见溪水的闪烁，却找不到它的来源，也寻不见它的去路。有时候，他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可是，在那意想不到的记忆的瞬息闪电中，他又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面前。想要忘掉他是不可能的，尽管至今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徘徊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中，于是，那多年前尝过的橄

^① 引自泰戈尔的诗《吉檀迦利》。

然不敢告诉他,我如何崇拜一个当时最出名的女作家。

“和我一样,我也想考最好的大学。可是总考不上。”他笑了笑,“不过不要紧,会考上的,明年就会考上。到时候我请你吃糖,吃巧克力,好不好?考不上也没关系,就像生橄榄,有人觉着是苦,有人却以为是甜。苦和甜,人和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哩……”

那天晚上,我还来不及把他的话说得很好想一想,就看见了爸爸妈妈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朝我走来。他们来接我了。我欢喜地扑上去,忘记了和他说再见。

下一个星期六,再一个星期六,他照例对我说:“走吧,咱们同路。”我们照例在马路上念诗。……他像每次那样,纠正我的发音,不知不觉就走到我家的那条小巷,爸爸妈妈又在那儿等我。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上去,即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回到家里,才想起来没有同他再见。他好像并不生气,下一次,他仍然送我。他每次对我说的话,总和别人不一样。可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叫什么名字?那时好像还没有懂得大人们交朋友的习惯,我总没有想起来问他。

过了很久,又是一个星期六,没有我的节目,我在电台大楼的走廊里闲逛,忽然听见从一个空屋子里传出叮咚的钢琴声,是我最喜欢的儿童歌曲《是谁吹起金喇叭》。我推门一看,竟然是他在弹,弹得那么专心。我悄悄溜进去,站在一边听着。听着听着,我也跟着唱起来:“……梨花像云朵呀,桃花像朝霞,牵牛花爬上了小篱笆……”

外面街上走过几个青年,把脸贴着玻璃看了一会儿,怪声怪气地唱道:“哎哟——小妹妹唱歌郎弹琴……”

那一曲正好终了,我便好奇地问他:“他们唱什么狼弹琴,狼难道会弹琴吗?狼弹琴,我才不唱哩!”

他忽然脸红了,呆呆看着我,很快站起身,砰地合上琴盖,走

忆仓库的一角里多年,而说不上什么时候,当你也面临一种相同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它。尽管你也许根本想不出这句话来自哪里,也记不起那个陌生人是谁。

然而,我还是渴望着能够找到他。我幻想着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带着一台最轰动的戏,从新疆来到北京的舞台上。我坐在观众席上看戏,看着看着就像孩子一样哭起来。那时候他就会说:“哎哟,小姑娘,眼泪是咸的,橄榄是苦的,可眼泪不会变甜的呀……”

也许就因为这神妙的、会由苦变甜的橄榄,我们才使自己止息了哀叹和哭泣,从那阴暗的小屋里走到了开阔的原野上;我们才度过了那些没有太阳的日子,寻找着我们期待的光明。他在十八年前就懂得了这一点,他是多么幸福呵!也许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是还没有很多人懂得或者愿意像他那样去做。

我终于在一株瘦弱的橄榄树下,捡到了一颗尖尖的黄褐色的小果,它的皮已经变得很皱,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化为泥土,融进深厚的大地中去。它将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粒坚硬的橄榄核。然而,这又有什么呢?——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新春会交还给你。”

我多想再尝尝那苦滋滋、甜丝丝的生橄榄呵!

1980年

——没有心。

而心是摸不到的,它以脉传递。一部作品只要听到心跳,即使缺胳膊少腿,它也活了。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几位满脚泥泞的下山的游客。他们垂头丧气地说:“上头没路了,太难走。没意思。”

他们半途而废了!

我们不为所动,继续攀登。果然:碎石、泥浆、步履艰难。

石阶,承受不住岁月的铁蹄,崩塌、陷落、东倒西歪、无法落脚,哪里算路?

继续走吗?路还是有的——

就是在这条不是路的路上,寻找自己可以落脚的点。一点,两点,两点可成一线,无数的点,便构成了曲曲弯弯的、绵延无尽的自己的路。

路在自己脚下。看起来,走的是那条塌陷的老路,路基尚在。但石阶却否定了旧我。它不可能躲开,却允许人们灵活的脚尖在空处另辟蹊径。

我这样理解这新旧交替的年代的文学。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只能在原路上走一条可以登上山顶而又属于自己开创的路。

当然,宽阔的公路迟早是要开通的。

“小丑帽!”

我第一眼看见它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这样叫道。

我弯下腰,把它轻轻摘下来。

它是一朵淡黄色的小花,白色的花蕊。高高耸起的花冠,尖角上有一道道红杠杠。它的外形本来就酷似一顶小帽,加上这

红杠杠,当然是一顶活脱脱的小丑帽了。

路边,坡上,到处扔着这黄色的小丑帽。好像刚刚来过几千个马戏团,小丑们为峨眉的秀丽景色所动,纷纷甩掉小帽,立地成佛……

“我觉得像蝴蝶泉。”

“像春天的油菜地。”

“像一只只鼓满海风的船帆。”

“像张开的金色的蚌壳。”

大家都在发挥想像,每一种比喻都可以编成一个美丽的故事……

想像是瑰丽的彩霞。

不能没有大地,也不能没有彩霞。

想像是自我意识中追寻的境界。是人生经历中逝去的和即将来临的希望。它由我的心最深处隐秘的情感在现实中得以具体的物感的触动,而展开翅膀。

有谁说过: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建立在假定性的基础上。

想像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作者灵魂的升华。在这个领域里,体现了作者全部的审美主动性。

过了半山,石阶越发溜滑。路边的树叶、草丛湿漉漉。大雾弥漫,几尺外便是茫茫一片。

参天的大树在雾中隐隐绰绰。

陡峭的石壁像剪纸、投影。

迎面来的人,如来自天外。

赶到前头去的人,走出了我的梦。

雾使峨眉山笼上了一层神秘感。我在雾中更想看清四周,看清自己。我庆幸自己是由于站得高了,才会置身雾中。

可是,下山那天,天晴了。一览无余。

前一天上山时的神秘感全消除了。

远山。近山。树叶。石头。

峨眉不过如此。

走一会儿，便累了。换个角度，仍是一览无余。我失望了。

文学也需要“雾”。

写作要有意境，创造意境的必要条件是朦胧。朦胧并非不真实，并非不存在，并非要遮掩自己，并非……

朦胧是一种艺术的含蓄，含蓄的朦胧展示了你的作品所处的高度。

我想起了杜牧的名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如果只有寒水、沙滩，没有迷茫的烟雾、朦胧的月色，这首名诗将会何等地减色啊！

我的作品却正好是缺少含蓄，过于直露，因而常常是“一览无余”。 $2+2=?$ 聪明的作家不会说是4。

当然，作品不能总是大雾弥天。时而朦胧，时而清晰，有曲有直。山未变，内容未变，只是由于云缠雾绕，显得千回百折、浓淡幻化而已。

山腰是雾，再往上走，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顶着雨往上走，雨渐渐小了，雾又浓起来，白茫茫前后不见人影。同伴说，我们走进云中来了。

云在山脚是雨；雨在山腰是雾；雾在山尖是云。云、雾、雨，实在只是由同一种水分子组成。

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个意念，可以处理成几种截然不同的小说。

《悠远的钟声》初稿是母亲与三十年前的情人邂逅，得知儿子与他的女儿恋爱的门第之差，悲切离去，儿子也随之退避三